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四十六



英宗皇帝紀一之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屢請老 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戒靜為治晚愛信幼子多與其屬小人遊不謹至是諫官呂誨請勅庠不得以二子隨 上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乎 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厨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脩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別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即逐出若驚劫即捕送本國若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即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寬再任歲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寬在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為患朝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寬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洩於外者呂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故事執政生日皆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 帝在諒闇曾公亮及宋庠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已未黯言前日壽聖節契丹使上壽于紫宸殿罷群臣升殿間飲才令獻一觴而退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權罷賜而曾公亮亦言朝廷向來止沿父例未經討論今黯所言實於人情為順望賜允從詔以大

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辛酉詔以 仁宗配享明堂  
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 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  
昊天上帝皇地祇以 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  
冬祭神州地祇以 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 宣祖  
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  
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  
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  
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 仁宗配  
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  
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  
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  
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  
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  
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 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  
創業之君遂爲 太祖矣 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  
也 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  
重萬世不遷之法也 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  
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  
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  
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  
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  
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  
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  
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

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 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 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注等議遺 真宗不得配

並百五之一

三一

公輔議遺 宣祖 真宗 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

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嘆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夫六經之教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為法將誰師乎昔 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

年 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當今一旦黜 宣祖 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 祖宗尊事神明也 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橫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異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 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 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正觀顯慶故事 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 本朝故事如此則 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 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

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

法也景祐二年 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  
祧之位乃以 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 太宗 真  
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 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  
亦未失古禮今 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  
之位議者乃欲捨 真宗而以 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  
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  
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况絀祖而進父乎必  
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 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  
遵舊禮以 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 觀文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  
謂人之行莫大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  
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  
父也若止以 太祖比后稷 太宗比文王則 宣祖 真  
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 真  
宗當以 太宗配 先帝不當以 真宗配今日不當以  
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案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  
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  
明堂不可同位亦不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  
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  
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  
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有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  
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  
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遺文無  
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  
知非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 仁

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抃等議

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於疇傳內撥出增入詔文云

臺諫講讀官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 仁

宗實錄 庚午權判流內銓錢公輔奏請選人祖父母父母年老得家便官者免硬注從之 辛未樞密院奏請河東陝西等路就糧禁軍年五十五以下者有子孫弟姪異姓骨肉年三十以下雖短本指揮等樣一两指壯健堪征役之人許以為代無親戚即許召外人為代皆不支例物雖年五十五以上無疾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 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者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

鹽船犯禁者用割腸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已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矢弓鞬進酒胙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 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 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直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京師賦趨於酒戶有常數數少而用多者不得增不及數者雖督責至破產無以償歲課久不增燾請廢歲額嚴地界為禁使各量所用買不拘數則買者宜廣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 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 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兀子也 已酉詔群牧都監判官位在諸路轉運使之下同羣牧事知



州軍負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官 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 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 仁宗之後 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漢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 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况 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須忘之 先帝立陛下為嗣 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 先帝晏駕之夜 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二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

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 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入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公具直資善堂夜則宿

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臣累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機言辭澁訥未蒙采納然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竊惟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方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无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寔有

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万機之務止如是亦无闕矣臣切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万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返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

不可復收後雖悔之或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  
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  
光復奏臣卿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 皇太后又欲  
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 皇太后加於往  
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順頽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  
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 陛下若以二者爲止  
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何由治辦禍亂之  
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陛下若奉  
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  
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  
陛下臨御已及期歲延見臣下溫然盡禮忠蓋之士莫不願  
輸誠死節以圖報効况臣備位言職豈敢偷安然進對丹陛  
敷陳時政雖聽納忘勞而未嘗蒙家可否其事何求治之切而

降問之略也臣退而憂惻竊亦思之陛下恭默無語皆有謂  
乎必以 皇太后尊臨避讓不敢當其事耶將威福之柄未  
得其專而有所猜忌耶果如是亦宸慮未思之甚矣今日之  
事實繫憂危敢不爲陛下一二而陳之當踐祚之初起居  
違豫萬機曠日群心震恐大臣建策志在於公非 皇太后  
輔政無所寄及命出簾幃人知歸奉日月雖久中外帖然慈  
恩保胡之功德爲至矣今聖體平復當追疚既往吁宵自勵  
與大臣協心講求治道念 皇太后經歲之憂勤思所以報  
之之道焉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  
至何則 累聖成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  
言盡決簾幃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 聖后於煩勞雖  
外形避讓而中非承順得謂之孝乎虧損盛美莫斯之甚且  
威福者人主馭下綱權賞善黜惡一出於己則人知畏愛皆

思歸附暮月以來天下顛顛拭目傾耳者豈爲是乎而有功者未見錄有罪者得以容懲勸不及人將解體是倒持其柄而弗爲用奚謂未得其專徒中懷猜忌而何補於事哉况皇太后三十年保輔之心實有望陛下於今日也豈欲勞心焦思久於其政耶伏望陛下以天下爲憂以宗社爲計念先帝付託之重知聖后保祐之恩推心示人無自隱晦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揔持綱維威福旣行則天下取信斯保安基祚万世之事也不然聖慮淵蘊終無啓發外則君臣之義不相接內則子母之情有所間因信不及於下則怨謗歸于上或人神激怒陛下雖有獨見之明何以爲保安之計哉臣所謂今日之事繫憂危者此也誨又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敢不爲陛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

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冲幼親爲輔翊並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旣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築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于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爲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滴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難哉以萬機浩繁殿下

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况 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遊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群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之二

英宗皇帝紀一之二

治平元年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徒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漸補初抃至大名欲按視府庫賈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者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官吏補義勇不足當坐徒二年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皆得免昌朝乃媿服 知審官院王珪奏新編本院勅十五卷詔行之 詔諸路總管安撫鈐轄司有步射弓兩石引弩四石五斗以上者試驗奏遣赴闕試中者等第推恩 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丁丑上疏曰陛下初即位貴循 祖宗之舊至於一動一豫所以慰寧群心者亦不可廢也按 真宗初有天下咸平元年春三月 太宗小祥畢是歲夏五月車駕出禱雨此 皇祖舊典也然則喪既逾年猶在諒陰中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爲游燕之事爾陛下光有天命丕冒海隅不惟都城之人願瞻日月之采望羽旄之動久矣雖四方之遠亦皆嚮風環首想聽輿馬之音以自慰也今日月遷速即過 先帝小祥雖聖孝思慕未及於游幸然京師宮館所以奉眞靈延福禧與列聖 列后神御之宅臣愚恐宜於外朝聽斷之暇長樂奉養之隙中外無事天體康寧時或有所享謁請禱以表陛下尊先奉神之心雖然在三年喪期之間顧乘輿服御或亦未當全用常制乞預詔太常閱典故草具其儀即詔禮院詳定禮院奏今乘輿出入諸從駕人乞不服錦綉紅色其供奉皆

用淺澹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 上曰當與 太后  
議之韓琦以白 太后太后曰 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  
上意亦自謂可出矣 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  
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  
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  
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 先帝恭儉寡欲清約  
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  
廷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  
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  
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糶奩放遣出外  
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司馬光又言王化之興始於閨  
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睢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  
等級各有負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  
其始入宮皆湏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  
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  
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并市下  
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辯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使臣嘗  
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  
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  
共爲幾等有幾人若未定之時且虛其負數既足之後不可  
更增凡初入宮皆湏幼年未適人者求乳母亦湏選擇良家  
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  
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甲申御邇英閣 上  
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  
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 上命母

拜後遂以爲常 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謹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之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閒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謹 上納其言爲之俛首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脩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 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 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嚮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况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嚮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之閒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顛顛之望 甲午祈雨于相國天清寺醴泉觀 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于九宮貴神初胡宿上言竊見前書所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見經而當時尊祀次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祀之雖大和降爲中祀至會昌即復其禮仍以宰相往修祠事國家祗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修時祭光祿



小吏慢祀而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群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莫瘳靡神不宗况水旱之神又可闕諸臣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并祠九宮貴神詔禮院詳議於是禮官議以國朝舊制每歲雩祀外水旱稍久則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今列大祀亦宜准此命官就壇祈禱故從之 壬寅詔三班院使臣無私罪有勞績及有薦舉差使十年已上者許經本院叙述或吏幹可以理繁劇或武略可以擒奸盜委主判官先驗材器可否如願試邊事時務策者量試一道如有可取即送密院考覆取進止漸與試用仍每年不得過十人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 仁宗御製 戊申 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

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 太后如初 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 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 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 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願 上體未平迂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 太后請一鄉郡湏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 上所裁決十餘事 太后母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 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 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

章疏乞 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 太后遽起琦即

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 太后衣也

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岩叟別錄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

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

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

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 太后還政遽撤

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

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

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自是怨琦益深富弼怨韓琦事據

見聞錄稱富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初无此言也 呂誨上言恭聞 皇太后

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竊以

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 先帝拔

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 皇太后經營佐佑之助迨

宣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外陛下違豫大臣協謀乃建

是策比翊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為至矣於廟社之

計為深矣今遽宣誥命罔知其繇在 皇太后則為得之在

陛下宜何如哉臣愚伏望宸衷特降詔音曲形遜讓至于再

三感動群情庶幾中禮追思 先帝之顧託不失 聖母之

懽心克全孝恭斯為尽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

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

其成功率由仁孝爾 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

它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

以仁孝為先且 皇太后事 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

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關白示未敢專之意則上慰慈

顏所得多矣元元知陛下奉親尽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

道斯不難至也 庚戌 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

丞王疇上疏曰臣伏思 母后輔佐 先帝垂三十年慈懿之範充被海內往時國嗣未建而 皇太后於陛下已有保養之勤母子之恩可謂舊矣乃嘉祐末 先帝擇嗣未決而 皇太后於陛下又有稱贊援引之力所以然者曹氏親黨之近知陛下仁聖必可任天下也陛下入繼未半年而 先帝棄宮室 皇太后手扶陛下升帝坐恩德之外又有大功陛下即位數日而疾作中外震駭搖動 皇太后又肯從權以當天下之務內則調治醫藥以拯護陛下外則彈壓人心以濟 先帝之終事內外兵民無纖毫之警使陛下得以深處清禁累月踰時而聖體遂寧則又有保佑之勞也今陛下既南向負宸以臨群臣車駕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日御前後殿修 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所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

臣愚以謂 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答之於以示天下夸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 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 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湏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富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吳奎曰 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擬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為無窮計當有所裁損知諫院司馬

光言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 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 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 仁宗皇帝之意 鄉者 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効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

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還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

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壬子詔 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 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閣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具申狀皆覆奏即施行司馬光言竊聞兩府議定 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今本閣使臣以 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榜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理恐未至穩便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 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 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

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  
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  
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  
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  
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  
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  
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矣  
光錐有此書其從違當考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

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  
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  
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司馬

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穎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意於政府果得之佾曰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親政內外上下事歸已正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事勿預也按寔錄卷之五十一

俗制下太后意否當考事具六月戊午學士院奏詳定改律

勅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  
之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  
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

今不易之常道也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  
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

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  
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

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  
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

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  
合行典禮詳覈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司馬光

上 皇太后疏曰去歲 仁宗皇帝捐弃萬方 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因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閒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

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 皇帝 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 皇帝去歲得疾之時容貌言辭誠成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 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

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  
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尽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  
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弃之  
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  
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  
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  
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過數  
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  
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盖以此也臣竊  
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 皇帝龍  
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 先帝以至公大義  
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冢刑國  
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盖由 皇帝遇

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  
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  
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  
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闕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  
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 皇帝以  
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  
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  
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與天下之  
政歸之 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  
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啓一身之私非爲  
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陛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  
人勿置左右召諭 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  
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 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



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 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  
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  
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  
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  
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  
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 祖  
宗之業付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  
止 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  
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  
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  
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  
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

安踈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  
下惜之臣父子皆蒙 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  
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 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  
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  
為報効也 呂誨言于 上曰事有至微關利害之大者宜  
為首務自古有天下者錄小勞而賞之則有大功者無憂忘  
宿怨而用之則反側者皆安今日事疑有闕焉豈宸衷思之  
未暇將行之有漸也外議籍籍皆謂官輩多有反側得非時  
昔所憑附為之易慢或經年以來伺兩宮間隙諛言得進自  
惟其咎不能無震懼之心是亦小人之常情爾在聖德豈應  
念此臣伏望天慈曲為容覆向者所聞皆置度外左右給事  
經年以來雖齟齬勤謹亦得為勞當錄之不遺必欲其去因  
以恩貸處之外任可也假借之過其來已久前廿禍亂宜為

近監况制御之術甚易在陛下掌握而已唯不宜施於今日  
安其反側於體為便碩此類誠何足惜所繫者朝廷之大患  
臣敢不罄愚直上千天聽唯明智察焉 呂誨言于 太后  
曰臣伏覩陛下近降手書以 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  
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翊之  
功及形謙謙之美者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議  
以符寶未歸於 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  
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  
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  
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  
唯祈監照天下幸甚 太后之未還政也侍御史知雜事龔  
鼎臣殿中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疏鼎臣疏曰 先帝以萬  
世根本之計推擇 主上立以為子實殿下相之一日宮車

晏駕殿下街哀隱苦定策於頃刻間立 主上為天子 主  
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  
月自中都至夷夏奠枕如昔者皆殿下所賜也今 主上聖  
躬既豫車駕兩出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  
地之功則太妙太任之事何足道哉及是又上疏曰伏覩手  
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闈尊安內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虫  
草木無不欣喜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

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益招群論臣竊為殿  
下惜此宜戒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可緩也

十三日下  
手書還政

鼎臣云今二十日矣則閏五月初符寶猶未歸 上前也今  
且以鼎臣疏附五月未接實錄治平二年二月戊午 英宗

云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不知鼎臣本傳何從得此疏劉勢  
作鼎臣墓銘亦云 太后卷簾還政本傳或因墓銘更有

增飾也 閏五月戊辰宰臣韓琦遷右僕射曾公亮遷戶部尚

書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張昇遷吏部侍郎 上御延和

殿召琦等入謝琦等辭以方陳避不敢入固召之既視事入復出御延和以俟琦等遂入謝命坐賜茶弼以不預定策懇辭昇以病在告不入 參知政事歐陽脩趙槩為吏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為禮部侍郎 己巳禮部奏鄉貢進士李嘉言等伯父為道士而死請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許其應舉從之 辛未詔御史臺閣門舊十日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又詔樞密院年一進者亦令為冊

癸酉又錄班簿以進

是日富弼具奏辭所遷官曰臣伏為今來恩

命出於殊常面辭者三上文字奏免者再于今未聞報可此蓋天聽高邈愚衷未達不避煩瀆須至更盡區區伏惟聖明曲賜垂納非獨臣之幸也臣竊聞制詞叙述陛下即位時以臣方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効而推今日之恩此乃當直學士執筆之際不得其

五子力十

監百五之二

十四

詞遂巧為之說然迂遠已甚矣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 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假如取臣前議為勞此特絲髮之微何足加賞今陛下錄臣 先帝時微勞曷若報 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 先帝無子立陛下為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 皇太后密論料陛下亦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子召居禁中其時 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闕供 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 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 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務無所取稟大臣列奏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

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也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退居深宮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於陛下也臣自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厭而輒生異同也臣又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踈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恠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皆如故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

疾恙使之然也臣是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嘗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是所惑不能害陛下大事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元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况復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臣潛料二大節當其時皆陛下所不樂者不能不慊於心也然今則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畜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耶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此是刺周幽王詩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此知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二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

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  
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 仁宗與  
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  
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  
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大凡以仁恩道德  
感人者其所感深以爵位金帛感人者其所感淺深則人至  
死不忘淺則人有時而移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  
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 仁宗事 太后則臣雖齧  
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  
位金帛之寵臣終不感恩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  
粗存 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  
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 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  
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

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  
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  
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謂  
幽明之間天人之道昭然甚可畏也自古盛明之君未嘗不  
欽天道順人情則國祚長遠昏亂之主未嘗不逆天道背人  
情則國祚短促禍福之來疾如影響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  
情爲急而但務從己之所爲異日別致憂患則非所以主持  
宗社之計也恭聞陛下在藩邸時屏去聲色雜伎藝惟留心  
經史遂博通古今之學誠一代之英主也而何獨於 仁宗  
皇太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且賦性狂愚不識忌諱  
因此辭免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不勝大  
幸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 仁宗祭祀盡恭謹之  
道事 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不已則孝德自然

章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至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歟豈不盛歟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弼復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于朝夕矧敢曰養之至乎臣謂天下爲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家家欲其子孫化之而盡爲孝子順孫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凝聽尤甚於天下人之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

皇太后孝養略有加于前則臣唱一爲十傳達於士大夫使展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爲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廣吾君至孝之德於外遂成孝治之朝也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服藥時所聞者都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詔曰今旣勗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

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臣累奏勸陛下盡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蓋有上之所說云爾豈可使謂之爲戾乎又詔曰朕初政而下反汗之命何以示天下臣謂帝王號令無故中輟誠爲不可緣臣忝冠樞密預執政八人之列已出陛下殊常之命然臣之來在陛下即位服藥後數月矣今陛下推恩於策立勳臣七人者而獨遺臣在聖意誠必難處遂并臣及之此陛下固當然也而臣自知於陛下無分寸勞効輒懇辭之亦當然也若不自愧耻隨衆受之陛下天地爲量必能恕臣之貪猥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爲如何天下有識者聞之又以臣爲如何臣位居百辟之上而爲人指目如此豈不玷辱陛下命令乎命令至此而不反者是謂遂非是謂不能更化也以此乃知向之與臣遷拜是陛下不當行而勉行之後因臣再三

辭避而罷之是理合追還不爲反汗明矣韓琦等七人勲烈彰灼明如星月中外執筆之士誦詠之不暇况已批荅斷來章伏望聖慈促令入謝以快群望臣即乞速詔學士院允其所請兩皆得宜亦所以免頻聒宸聽也弼又兩奏卒不聽弼乃受之 癸酉詔錄學士院具負御史臺班簿各一本以進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虜憚而惡之使人經過滋與飲勸酒皆不應異時涿州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是罕有至者虜嘗大飢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 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勵精求理委政

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賢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性豪邁無防檢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矣如安祿山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 上皆以爲然 己丑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面諭介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 上問輔臣曰京曷爲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爾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脩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爾琦因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寔繫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爲先不可不察也 上然之

此事據寶訓附見不審何月也

卷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之三

英宗皇帝紀一之三

治平元年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為穎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枝甚眾而誘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為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率教其令尊屬同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大宗正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已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 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况為學之道尤戒

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

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為人修素嘗割股肉療其兄從謹疾已而自被疾廢朝請奉已使薄歲時得祿賜博致珍異物獻御厨以萬計 帝異之

意故為問所欲對使者曰臣蒙國厚恩不幸嬰疾念無以將誠

疑臣有所觀必不得已願為臣請位擇儒官教導子弟使不

疑忠孝足矣 帝嗟異之為增教授員終左屯衛大將軍信

州團練使宗室無少長哭之盡哀贈定州觀察使博陵侯按

從質德昭孫惟忠子卒於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實錄有傳但

載官爵遷改並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從得之封股已見天

聖五年十二月庚寅獨請增教授員及從質建議今因治平

元年增置宗室學官附從質傳當考 癸卯貢院奏准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

補官者不得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

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塔皆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

比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為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賊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贈 仁宗 昭儀俞氏貴儀翌日又改贈賢妃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



序位在穎王下詔荅不允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 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為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誓之宗惠允升子也 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舊制大宗正司止領宗室事宗室女中人主之內外僕使隸管勾所宗惠請悉罷去總於宗正人以為便 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 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 此事附見 戊申詔大赦數位皇子項

在富弼上顙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哨斲囉年賜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樞密院言所管大使日約一千一百餘員逐人脚色內舉主不少內除右職見有閣門班簿照會外其文日兩省官已下至京朝官隸御史臺中書門下兩省或審官院每身亡致仕分司刑犯黜降之人本院別無關防無由得見詔御史臺中書門下省或審官院內有係本局所管官員仰今後每有事故承受文字後限三日內供樞密院其右職橫行及諸司使副閣門祗候已上即閣門准此仍仰逐處今後樞密院帖子批問官員存亡事故限當日內批鑿赴院 此據會要元年六月事今附見當刪取 作睦親廣親北宅于芳林園初睦親宅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原州團練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孫眾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度故上清宮地為

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為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為廣親東宅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獵建言取睦親四旁官私屋以廣兩宅既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上以搔動居人頗多不許然上清所脩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當遷者命別擇地燾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餘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孫也

宗旦已見至和二年六月

知太原府

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使奉養上以邊臣當又

任難於屢易不許

會要六月十九日事

乙卯

上謂宰臣曰程戡如

何人對曰戡在廊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

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

也戡必以右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丁巳詔

歲賜皇子穎王公使錢三千貫顯二千貫額一千五百貫

五九二

監百五之二

三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穎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閣以陶等為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穎王而東陽郡王顯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待王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

思恭戒王曰陛下親揔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  
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

曹翁除使相在五月丙辰維戒王事據司馬氏

日記舞靴事據邵氏見聞錄然日記記太察察今畧加刪潤

又有王陶與史昭錫深交及議與任守忠用平狀為守忠改

荷事 先是司馬光及呂誨皆累奏乞寢罷兩府遷官訖不

從於是誨復奏曰臣聞韓琦等各已受新命臣不敢更有論

列但取前降制詞之害義者以聞蓋重朝廷法制而正論功

之體事雖既往猶足補於將來區區之誠唯所省覽賜韓琦

制云藩邸側微首議建儲之策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嘗

公亮則云公旦之輔成王子孟之立宣帝皆承統緒之正且

無疾疹之憂富弼則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

計策請建國儲逮茲莫承出於緒論敢舉此一二而言之書

曰虞舜側微為庶人故言側微陛下 太宗之孫濮王之子

仁宗之姪官為宿衛地居親近勢在崇高入繼大統於體斯

正豈側微之謂也昔豫鄂褒三王不壽 先帝以陛下鞠育

宮中蓋知曆數之所在 皇太后保護如所生焉此之恩意

天下共知在至和中建議者甚眾迨嘉祐七年韓琦等成

先帝之意固請遂正儲副之任於宗社誠為忠焉於陛下誠

有力焉謂功逾周霍則近乎虛美周公大聖人固不當倫擬

敢以霍光之事明之光事孝武三十餘年輔昭帝登極終其

出儲嗣不立昌邑入繼既而昏亂立曾孫以代之是為宣帝

光佐數世宣帝即位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

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觀今之草制有若

戲焉且如建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

位繫人臣之力於義可乎其如 先帝之命何其如 皇太

后之恩何陛下紹德尊親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

此辭爾所以公議憤然不平數大臣者向時之議果邀今日

之福臣非為陛下恡惜一官薄輔臣功業所惜者國體之重  
輕爾亦恐大臣不易當之貪天功以為已力得謂之安乎漢  
哀帝賞朱博之徒斯亂世之事可以為監而不可法也臣所  
以不願陛下賞韓琦等功正為是也事雖已往伏望陛下記  
錄於中不必顯明或異日轉官以輔翊之勤忠誼之節褒之  
體斯得矣 臣又聞近臣抗章謂諫官不合論列臣料之不  
過以陛下即位方行爵賞遠此沮議不當允從果不計政令  
之得失賞罰之當否則諫臣之言罪不容誅矣臣竊思之陛  
下踐祚而來天下拭目傾耳有所待焉威福一行宜其厭尉因  
是而賈天下之怨以歸于 上所謂近臣者忠耶佞耶微斯  
人之言陛下應不至深惑經云事君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  
臣所以向來不敢將順於陛下者迫公議之未允也臣豈不  
知拂戾人主罪在不測容悅輔臣身當有益愚而自守者知

其職分也 辛酉太常寺奏 仁宗配享明堂莫弊用誠安

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絳州團練使嵐石隰州沁邊都巡

檢使楊遂乞比總管鈐轄舉所部使臣詔許歲舉二人自今

著為例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

以付史館振在 真宗時知制誥所謂九國者吳揚行密南

唐李昇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商西楚高季興吳越

錢鏐蜀王建孟知祥也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

卒三司使蔡襄為請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秋七月庚

午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

里令注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初京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

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重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丙子

以邈川首領喃厮囉子誠州團練使董氈為順州防禦使會

六月十七日詔喃厮囉每年添大綵一百疋角茶二百斤散  
茶三百斤子董氈加防禦使每月添大綵五疋角茶五百斤散

茶十斤案羅添茶練已見六月十六日辛亥  
而董擅加防禦使及今乃書之與會要異當考 司馬光言

臣累奏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  
文院內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  
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竊見陛下欣  
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切  
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陛下常居禁中不與  
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  
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  
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  
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骨髓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  
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  
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  
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

監百五之二

六

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  
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司馬光乞延訪羣臣第  
四劄子不得其時今附

見七月末光言今已秋  
涼故也或後就九月初

八月詔自今大卿監未嘗任大兩

省以上官因體量老病乃乞致仕者恩澤減舊之半 丙辰  
宣政使入內都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使  
州安置初 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 上  
即位不豫遂交闕兩宮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  
以獻 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誨言陛下即  
位之初內臣反側謂聖斷罔測中外憂之臣嘗進言乞聖度  
容覆處置宜緩蓋欲威令之行得其至當此區區之心也不  
意今日大姦尚存眾怨未平諂議益甚敢不以聞上達天聽  
所謂大姦者任守忠是也自昔遭遇 先帝以俳優畜之天  
聖中勾當御藥院坐教坊使田敏公事配岳州 章獻太后

令內供奉全克隆就福昌寺杖守忠二十監送配所後因父文慶陳乞放逐便只於街市鬻販規利深結御藥江德明遂援引再授高品旁緣致身於此昨嘉祐中臣僚請立皇子

先帝與太后屬意陛下日久守忠百端沮議幸在幼君以要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贊成之先是誣毀宗懿不孝乃其本謀也逮先帝晏駕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忠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醞造語言交鬪兩宮唯幸慈孝有所不至既迎先帝木主下禮院定太后出入儀式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賢明幾為守忠所誤今春揣知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因陳還辟之說掠功於已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闕今夏以後只聞太后慈愛之失謗謗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亦不出守忠朋黨眾所共知原其用情誠

國之賊自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于中宮不唯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窺伺陛下將以諛言狡計乘間而入矣今內臣皆云本省差遣膏潤優便守忠專有餘及親舊孤寒者非貨賂交結無由得之仍云宮禁事無巨細皆出守忠不復知有君父之命外臣聞之莫不痛心憤惋其惡萬狀不可勝陳竊恐眷患日深勢轉難制伏望聖斷速正典刑并其朋黨擯斥則中外皆得安矣

即位之初恐當作親政之初更考詳之

光又數其十罪曰竊見

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將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詖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凌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不為少而資性貪恠老而滋

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宵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勾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

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靈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隳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

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繼繼不幸遇疾皇太后權聽政守忠乘此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闔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确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亦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順顏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計異災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邑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太后正位尚新天下

聳觀令德守忠輒為 皇太后畫策並不示問 皇太后傳

教旨開 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万兩以獻 皇后既取悅

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 皇后受其

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巨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

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眾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橫不

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

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帝納其言翌

日遂絀守忠 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誨

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 英宗命竄逐之弼

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

預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 先帝親受陛下以大器

皇太后叶贊有功陛下宜追 先帝顧復之恩報 太后擁

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日不知何等

語且將置 先帝與 皇太后於何地耶 上聽弼之言於

是琦棟然失色却立數步 邵氏見聞錄治平初 英宗即位

有疾宰執請 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 韓魏公一日出

者茲邪反復間 謀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衛

史凡十數章請誅之 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

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彜難之問歐陽公曰

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

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日汝罪當死責勸州團練使勸

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日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

中變也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云言吾為魏公作畫錦堂

記公垂紳正務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按

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 見聞錄譽琦又過當今並不取

亮州水災飢民 司馬光言呂昨上殿陛下宣諭以內日差



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見關藥四人亦乞陛下一遵舊例於內供奉官以下自以聖意選擇忠信謹重可託腹心之人使之勾當光行狀亦言与呂誨同論誨無此疏今從光集掇附見司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

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與言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曰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

之

以五百五十二

十

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今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欲陛下深更留意爾初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院奏以爲文武二選所關治亂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無術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略頗閑義訓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况今朝廷所用武人稍

有聲稱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即詔兩制  
詳議所習舉業及較試取人推恩之數兩制議請隨進士等  
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任橫行使副使知雜及三院御史  
諫官府界提點朝臣使臣在外安撫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三  
路知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各奏舉一人試策及武藝優者  
與殿直次三班奉職借職殿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絕  
倫者取旨學士賈黯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韜略孫吳  
司馬諸兵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  
前人注釋辭理明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為通詔  
從之而令每開舉則兵部至歲終具所舉人名數以聞至明  
年三月命館職兩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司試弓  
馬武藝具所試等籍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  
官與判兵部同試策于秘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橫行

六十五

百五之三

十一

使一人與軍頭司試弓馬武藝以所試等第籍送秘閣試官

參考合格者以名聞 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按會要嘉祐八年十一月

月八日密院初建請治平元年三月二日王珪等上條件二十九日西貢黜乞試韜略四月九日詔六月十五日并八月十九日密院奏皆武舉條件今依實錄聯書之仍畧刪修使不相抵牾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議定乃降詔其降詔固緣密院建請非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請也 初有詔以是日開爾英閣至重陽

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 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

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

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

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准晝日孟冬薦饗太廟改

為禘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

譏之 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 仁宗

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暮之內接行

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禘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

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禘明年未禫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詔令更議復奏曰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皆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十五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履以爲非旌善之體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潤筆自此既葬而請謚者甚衆歲月寢久官闕

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詔自今得謚者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以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更不定謚百等謂宜如舊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 上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每燕見諸學士問敞疾少間否賜以新橙尉撫甚厚 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政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進讀以其自陳自疾求致仕也 帝謂柬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 帝亟欲肅正官省柬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接坐退

王入謝 帝欲其從容敕母即謝留東之食翌日見 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也 帝甚悅

二事附見當考

先是夏國

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既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視於押伴張覲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 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孰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 司馬光言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 呂伏見去歲 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對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耻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

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  
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  
望陛下博延群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  
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金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  
養成大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十三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之四

英宗皇帝紀一之四

治平元年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授有差  
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賓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  
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爲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  
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爲內園使命殿前副  
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特支諸軍班錢 辛丑屯  
田員外郎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 上諭閣門引對  
于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  
英閣後苑中群臣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  
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  
宗樸濮王第二子今於本位最長詔封宗襲岐國公 壬子  
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 本朝祀儀冬至

五十一

一

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 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  
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 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  
生帝以 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 真宗配循周公嚴  
父之道最爲得禮陛下純孝之仁固已格於上下矣臣聞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祇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  
繼 先帝之志而述 先帝之事也 仁宗臨御四十二年  
配饗 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 真宗之祀廟  
而不配非所以嚴崇 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  
豫曰 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  
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 真宗  
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  
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  
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爲治古之近有

足考驗臣伏請遞遷 真宗配孟夏雩祀以 太宗專配上  
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 列聖參侑  
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  
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  
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 真宗  
則以 太宗配在 仁宗則以 真宗配今則以 仁宗配  
方 仁宗始以 真宗配明堂罷 太宗之配而 太宗先  
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  
則 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喪亂及五代  
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 太祖 太宗以神武英睿一  
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 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  
故 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 真宗與 太祖 太  
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  
可甫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議者乃謂遵用嚴父配天之義  
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  
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  
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  
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  
者不專謂乎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  
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  
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  
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趙鼎  
之議亦為得禮若以 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遷侑則  
乞以 仁宗與 真廟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孝經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祖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于明堂也故鄭氏曰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介國家祭祀既遵用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為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思談通之士達于禮者也摠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蓋鮮能及仲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且等切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况向來 本朝祀典 太宗親祀昊

皇一萬四千九百

三

天奉 太祖配 真宗親祀奉 太祖 太宗配 仁宗親

祀奉 太祖 太宗 真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 本朝

通儒不以為非則于此獨何疑哉如是則 太宗既不失雩

祀之配 真宗又不遺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

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

及本志載趙鼎及李受傳下議殊畧今依會要詳述之蓋下

受等所論嚴父不專謂近考足以表裏錢公輔司馬光呂誨

五月間所言不可為其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

言不行遂削不著也 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

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

宜無限重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

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用受益二字翰林學士賈黯奏

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李

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宰



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于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聽既安然後刺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

如

三

卷一百一十九

四

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為義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廊延十

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

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與錄實數同今從本志十州別給米及錢會要乃三年八月十日事本志以為

是附見于此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曆

之際趙元昊判亂王師屢敗之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

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鬥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盡盡陝西之民至今二十餘年

終不復舊者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正軍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于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一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旦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轍又奏曰臣前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于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材者未聞有所改更軍政類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昔康定慶曆之間陝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當是時臣

丁憂在陝西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有喪戶、被掠、逃避、于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賞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贖須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產日消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礮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害其身兼更曳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復歸望皆流落凍餒不知所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業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止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

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  
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  
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伏望陛下軫念生  
民早賜寢罷又奏曰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  
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  
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  
身羈縻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揀差鄉弓手  
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猶得多用  
錢財顧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  
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  
時也望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未得揀刺別候旨揮然後博  
延鄉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  
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

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  
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  
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  
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  
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  
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  
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  
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  
人負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朝  
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  
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刺一路之民十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  
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

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 太祖 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 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 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首亂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

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御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二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辛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今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負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彊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負節級將

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卒士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搔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旣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知識愚暗更不可久汚諫諍之列望別擇賢才而代之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罷刺義勇陛下宣諭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間一善言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六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

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關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

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言為主虚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終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懾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

今復然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矣 戊寅詔內侍遇聖節南郊進子食祿如故事嘉祐四年五月庚子詔其除之從樞密院奏請也會要載樞密院奏請此必有故當考 己卯知桂州陸誥奏交趾使所議事 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 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懷柔之爾是冬陸誥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將領指

六十一

監日五之四

十一

麾下閱土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請更鑄印給之奏免兩

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加恭其後誥

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從之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此事附見

交趾遣使當自有日月誥請邕州溪洞丁壯歲一教二三歲一造籍以聞乃明年八月事今附見 屯田員外

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縱

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

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

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戊子將作監致仕贈太

子少師吳懷德卒樞密副使奎父也贈太子少師懷德少貧

賤不羈及奎貴尚與市井小人飲博無所擇然遇奎甚嚴不

以貴故有所寬假也奎居喪毀瘠廬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

肉歲時絜嚴祭祀不徇俗爲浮屠事范鎮東齋記事可附見 十二月

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王疇為樞密副使 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爾一旦晚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 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 上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昃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弼者 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使副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 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官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為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紛臣竊為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

五九四

監五五之四

二

稍息紛紛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為 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明年十二月乃以刑部員外郎知廣德軍 錄故江浙等路提

點銀鉛銅錫坑冶鑄錢事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甫侯為太廟

齋郎

司馬光引此論陳洙當考

殿前馬步軍司奏請內外諸軍排連弩

自四石五斗已上二斗當弓一斗不及四石五斗乃當弓一斗槍刀手以會路數便次精熟者為合格藝均先槍手從之先是排連以弓弩槍刀為次引弩四石猶在弓射八斗之下人不以為當故改制焉 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為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為涇原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



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訐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  
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強人壯馬預為經畫寇  
至今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  
寔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  
路前世以官人豫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  
為便也

實錄云卒罷之蓋追記  
治平四年六月事不取

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

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矣未更革  
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  
況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意必為昨  
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踈  
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鬪方出一人一騎  
茲外更無侵擾熙熙安業界外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  
諛祚誘之以厚利劫之以重兵邊臣坐觀殺戮不為救護彼

五九五

此五五五

十二

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內侵熟戶自然安  
堵不爾雖豐牛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  
卒久失訓練蓋兵官不務協同借若五將中有一員內臣則  
不喜教閱動為姑息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軍旅無繇精  
銳斯中官姑息之効也疆場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  
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籬隳壞則邊臣危矣臣  
前奏乞於無事整緝熟戶弓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  
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喑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  
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閩外之  
權專制則於體重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  
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願受顯逐訖不從瞻蓋屋人也  
王昭明等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藉城寨兵馬  
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人置甲以備調發

仍約如今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秦鳳路寨十三彊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廊延路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三千三百八十二彊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彊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為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 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彊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此據本志乃治平二年事今附見

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去苦邊吏

苛暴為西人誘略尔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慰恤以言犒賜以酒肴茶帛亦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昭明等為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

程戡正傳云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檢理宗

敏求諸王府記室叅軍直集賢院韓維同修起居注初修起

居注

十二

居注缺中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 上問修起居注選

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兼用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士今以次當補 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誥豈以次補乃命繪 綿竹人也先是張方平言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詔令由此召入禁令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片詞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醜凶或以革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詞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是用豈為人擇官其修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修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流才地辭學器識也

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于本朝光華

昭于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此時張方平已出知鄆州以除疑方平先有是言故英

都轉運使趙抃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

蜀人好妖祀聚眾為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抃至會

有犯者繫獄蜀人大恐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

叩頭乞自新止坐為首者餘釋不問蜀人歡服他日上謂

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丁巳都官員外

郎三司脩造業勾當公事張徽權發遣戶部判官使都官員

外郎知東明縣呂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近歲三司官以次

遷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及窅卒

末而已用次遷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事其職

至是中書請擇其尤繫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其餘以待

學一萬... 十四

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為出入之資于是以益鍊設案度支

錢帛按戶部修造按及開折司選初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

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理知州資序兩任通判六歲與理

提點刑獄資序三任通及九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刑獄出外

如差第二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

理初任提點刑獄資序兩任通及六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刑

獄資序三任通及九歲與正三司判官願出者與轉運副使

今命徽等用新制也嘉祐七年五月司馬司馬光言朝廷

更置權發遣三司判官事既使之久于其任且待以不次之

位當得清修孤直之人使天下知勸皮公弼為吏以貪黷

致富資性狡猾善與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疏

相尋專用此術致舉者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誠不稱

陛下求賢之意乞追還前命勒歸故官凡再言之不報是

歲戶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一丁二千八百八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夏秋稅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石以災害放二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石斷大辟二千四百九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五之四



